



多桑蒙古史

冯承钧 译



C E N T U R Y L I B R A R Y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书店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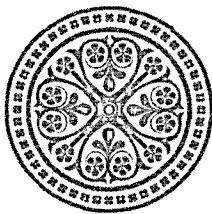
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OF SHANGHAI





多桑蒙古史

冯承钧 译

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书店出版社
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OF SHANGHAI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多桑蒙古史/(瑞典)多桑著;冯承均译. —上海:
上海书店出版社,2003.11
(世纪文库)
ISBN 7-80678-086-6

I. 多... II. ①多...②冯... III. 蒙古族-民族历史-研究-中国-古代 IV. K281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3)第044476号

责任编辑 完颜绍元
封面装帧 王晓阳
技术编辑 吴放

·世纪文库·

多桑蒙古史

(瑞典)多桑 著

冯承均 译

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

www.ewen.cc www.shsd.com.cn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26.5 字数 600,000

2003年11月第1版 2003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0,001-3,000

ISBN 7-80678-086-6/K·21

定价 50.00元



世纪文库编委会

主任

陈 昕

委员

丁荣生 包南麟 叶 路

李梦生 陈 和 陈 昕

郁椿德 金良年 郭志坤



序 一

一部《元史》，历来囿于“正史”成见的人皆说不好，所以陆续改编了些“续编”、“类编”、“新编”、《译文证补》、《蒙兀儿史记》、《新元史》。这部历史好像是犁然大备，其实不然。修史首重在搜辑史料，而修元史尤须要通晓几种外国语言。不解外国语言，不但不能搜辑外国史料，而且不能解释本国史料。更有进者，外国语言不可偏重一种，像现代有些人认定除英语外无外国语的例子，是不对的。《译文证补》就犯这种毛病。此书虽然引用了许多“西域书目”，好像他是全凭译人口述而“笔受”的，不仅未见波斯语、阿剌伯语种种撰述，而且多桑的书好像也是从霍渥儿特（Howorte）书转录的。洪氏证补《元史》之功固不可没，可是他有一种成见误人不浅。他说西方语言无某音，不及汉字译音之备。此说很不可解。若说用标音字母译写的名称，不及音义有变化的汉字之备，未免很奇。他在《译文证补》里面，根据译人的口述，改了许多《元史》固有的地名、人名。比方《元史》译 Heri 作“也里”，《元朝秘史》作“亦鲁”，皆有译例可寻。可是洪氏根据晚见的 Herat 译作“海拉脱”，似乎只知其一不知有二了。像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。他这种创译，苦了后来续修元史的人。所以《新元史》的阿儿浑，在此人本传中作“阿儿浑”，而在《旭烈兀传》同《西域传》中又作“阿儿衮”。这种毛病皆是不能径读西书所致。

所以我想将多桑这部《蒙古史》翻译出来。此书虽有一百多年，然而研究蒙古史的人，仍不能不拿来参考。因为《世界侵略



者传》、《史集》、“瓦撒夫书”等书没有完全译本以前，终不能不取材于是书。案：多桑书共有七卷。前三卷述成吉思汗至元亡时的事迹，后四卷专言伊儿汗国的史事，并附带言及钦察、察合台两汗国。其第一卷业经田中萃一郎译为日文，译文尚还忠实，可是有许多人名、地名未取元代载籍的固有译名比对，第二、第三两卷记成吉思汗以后之事，然多取材于中国史书的译文，所本的汉籍。以《续通鉴纲目》、《元史类编》两书为最多，偶亦采用《元史》。然而于《元朝秘史》、《圣武亲征录》等书皆未引用，当然说不上《黑鞑事略》、《蒙鞑备录》同元人文集中的许多碑志、行状、家传了。所以我译此书，先从后四卷译起，将来如有余暇，再译比较西方材料较多之第二卷。

多桑书所本之书有二三十种，也有人名、地名不统一的毛病，尤其使人讨厌的，就是他叠床架屋式的译写方法。然而也无可如何，不使用新式译写方法将他改正。霍渥儿特书第四册的索引译写比较单简，可以取来对照。

我原想用白话翻译，不用“史书文体”，可是渐渐不知不觉地受了史书文体的支配。然而我始终力避用“典”。我的目的惟在将此书原意译出，供他人作史料参考之用，所以对于译文只求忠实，不去锻炼字句。在别人看起来，我译的这部书或者比从前的译文退步，然而我觉得译文通畅的地方，容或有点削足适履；文义涩滞的地方，容或确可比对原文。所以宁愿拖泥带水，而不愿钩章棘句。

从前编纂元史的人，除开屠寄以外，皆有译名不一贯之病。所以我在翻译中，对于人名、地名，颇为审慎。凡人名、地名皆以《元史》、《元秘史》两书为主。两书所有的，选用一名。两书所无的，地名一项，尽先采用唐、宋、明人的译名；人名一项，元代载籍中有同名的，如帖木儿、不花、阿里、忽都不丁、阿合马、亦思马因、阿刺丁、马合谋之类，虽非本人，亦用旧译，元代载籍中无可



比附的，则务求合乎元人的译法，不敢以今人的读音认作元人的读音。元人的译法在不明语学的人看起来，好像不对。比方将 -l 读作 -n 就是一个例子。殊不知这种代替方法，从前也有，而在元代竟成一种通例。所以译 sultan 作算端，Djelal - ud - din 作札阑丁，Iltchikadai 作宴只吉带。这皆是翻译本书所用的正例。然而有时因为下述种种理由，不能不用变例：

元代除开一个最短期间用八思巴字母外，始终用的是畏吾儿字母。畏吾儿字母中无代表 g -、h 的字母，所以蒙古文中多缺此种写法。唐时突厥语的莫贺咄，移植到蒙古语中，应读若 bagatur。可是在蒙文《元秘史》中写作把阿秃儿，则成 ba'atur。在《元史》中更简作拔都鲁，则成 batur。又一方面，阿剌伯字母中不常著录韵母，所以有许多名称写法不一。姑就此把阿秃儿一字而言，本书竟有写作 Behadir 者。我当然不能按着字面翻译，而将它改作八哈都儿。此变例一。

回教人的名称，无所谓姓，加之名字相同，要使许多同名的人有别，所以在名后加一别号，如用职务官称之类。再不能判别，则于名后注某人之子，如 Ibn Ali 犹言阿里之子之类。或者还要加上一个地名，如报达人术外因（就是《译文证补》的志费尼）人之类。然而也有无从判别的。所以我将这类的译名，略为变通。如《元史》中的 Argoun，是种族名，是军名，亦是人名。《元史》为判别这些名称，将它写作阿儿浑、阿鲁浑、阿里浑、阿剌浑几种写法。我也仿照这个例子，皆分别著录原文于下。可是也有不能分别的地方。本卷中有三个秃儿罕可敦（Tourkan Kha-toun），究竟是二人是三人，无从知之。此种名称只好用一贯的译法。此变例二。

本卷中有些译名，看起来好像是变例，其实是正例。比方钦察汗国侵入波斯的统将名唤 Nogai，《译文证补》将此名译作诺垓。其实此名也是蒙古时代的一个通常名称，与他同名的人，在

《元史》中颇不少见。我们姑将《元史》的译例来解说。《元史》(我所指的当然是未遭乾隆校刊劫的《元史》)定宗后名唤斡兀立海迷失,就是西书的 Ogoul Gaimisch。可见海字对 gai。蒙古人的官号 Noyan,在《元史》中写作那颜、那演、那衍,可见那字在元时读若 no。对照起来, Nogai 应该译作那海,而不应该改作诺垓。这类例子很多,姑举其一,以概其余。

还有些译名,可以说是正例,也可以说是变例。旭烈兀有个儿子,在此书中(第五卷)写作 Councouratai,《译文证补·阿八哈补传》写作“空库斡台”,《蒙兀儿史记·世系表》作“空古斡台”,《新元史·旭烈兀传》作“空古斡儿”。然在《台古塔儿传》又作“康廓而拉台”,其实皆被多桑叠床架屋的译写方法所误。案:元代的蒙古人,常用些部族名称作人名,仅在后面加上一个接尾词,大概男名加“台”,女名加“真”。这些用部族名称而自名的人,并不是本部族的人,比方南家台或囊加歹,并不是中国南方的人,马扎儿台也不是匈牙利人,乃蛮台也不是乃蛮人,不过取其名而已。此处的 Councouratai 也是此例。多桑所取的材料来源不同,写法因之有异。其第一卷后附注所引《史集》诸部族名,有 Councarat,就是此人名之所本,也就是《元史》所常写着的“弘吉刺”。此名在《辍耕录》中作“瓮吉刺”,在《辽史》、《金史》中作“王纪刺”、“广吉刺”,用新式写法,应作 Qongirat 或 Ongirat。头一字何以有时用声母,有时不用声母,我现在还不能答复这个问题,我们不能拿畏吾儿字母来解释,因为辽、金时代蒙古人还未用畏吾儿字母,可是第二个字的韵母在汉译皆用 -i。所以我将这个人名更正为“弘吉刺台”。这个译名初视之好像未遵原文,其实我有我的理由。

本书有若干地名,我明知有误,然而未能确证其误以前,只好随它。比方旭烈兀进攻木刺夷时,有个地名作 Khar。按照霍渥儿特《蒙古史》所引 Quatremère 译本《史集》,此地名是 Khowar;



则即是《元史·西北地附录》之“胡瓦耳”。然而我不敢改正，仍然译作哈儿。又如本书中之若干地名，似乎应该“名从主人”，不用欧洲语言的名称。比方埃及不应名曰埃及，而应名曰密昔儿（Misr），美索波塔米亚（Mésopotamie）应改作 Djézireh。可是我是译书，而不是在考订，所以也不便改它。然而有时也有点变例。阿剌伯语名阿母河曰 Djihoun。此河元代本有阿梅、阿母、暗木等译，所以我习用旧称，不用新译。本书称阿母河以外的地方曰 Transoxiane，原意犹言“乌浒水外”。译用这个名称，未免太僻。若用康居的名称，未免太古。元时在此地设阿母行省，可是这个行省所管的区域，好像在最初时西及波斯，东兼《元史·西北地附录》之“途鲁吉”（Turki），不能将这个名称代表两河之间的地域。考此地阿剌伯语之原名作 Mavera un Nehr，此言河中，西辽时于其地置河中府（见《湛然居士集》及《西游记》）。我所以将此地译作河中，其地既在西域，决不致同蒲州发生混解。

译名一贯之重要，取下面所引的一段《新元史》观之，就可知道了。《新元史》卷二五六（十二页）云：“西里亚，埃及属国，以他木古斯为都城。埃及与蒙古隔绝不通使命。宪宗初，西里亚酋纳昔儿商拉哀丁耶思甫取埃及之塔木司古司之地，后为埃及苏而滩哀倍克所败，纳昔儿乃割基纳斯列母克渣及纳蒲列斯海岸以请平。”案：此处的“他木古斯”同“塔木司古司”，明明是一个地方，不知为何用两个译名。此城就是我所翻译的大马司。此城古称同现在英文仍旧袭用的名称，固是 Damascus。然而我只能从原书法文名称之 Damas 而译作大马司。《新元史》的纳昔儿商拉哀丁耶思甫，就是多桑书的 Nassir Salah ud-din Youssouf，我翻译的纳昔儿撒刺丁亦速甫。《新元史》的译法，除开“商”字外，尚可勉强对付。可是后面的“基纳斯列母”，要叫元朝的人读起来，势须作 kinasremou，同多桑书的 Jérusalem 未免相去太远了。况且这是基督教人的圣地，通常译作耶路撒冷者，不知为何发生这样



的讹译,大约是翻译的人太无史地常识,而撰修的人未能校对原文所致。由这一方面看起来,可见修元史不仅仅要通晓与《元史》有关系的若干语言,而且还要抛弃中国字古今读音不变的成见。其实我于此道不敢自认高明。我原想等待伯希和所译写的蒙古文《元朝秘史》刊行后,考究元代的读音,再就考究的结果,来整理元代载籍的译名。哪晓得等待了十四年,除开片段的发表外,全书尚未出版。所以于译此书时,不敢自认译音之必是,将所有的人名、地名皆附注原文于下。然不能遍注,只以初见者为限。有时一名两三注者,或因原名有详有略,或因一名写法两歧,或因前后文相距太远,所以一再著录。

读者还要注意的,不仅多桑书所著录的名称不一致,或有误写而必须考订的地方,而且它所本的史料,也不免讹夺。现在姑举一例来说。《史集》记载从大都赴上都的道路有三,第二路经过一城名曰 Djodjou,此城附近别有一城名曰 Simali,后一个名称就是长城附近的洗马林堡。可是 Klaproth、Yule、Blochet 诸人皆说前一地是涿州。在音的方面固然可以将就,在地理方面可就难了。现在从燕京(读者恕我不用这个很不祥的北平名称)到多伦西北八十里之古开平府,何致于假道燕京西南一百几十里的涿州,足证刺失德(Raschid)书传抄有误。伯希和在《亚洲报》(1927年刊)说是抚州之误。这种考订是不错的。可见不仅读多桑书要审慎,就是读他所本诸书的原文或译文,也要审慎。本卷中所言的狮符,明明是虎符之误。新修元史的人过于重视西方载籍,常将虎符改作狮符。然则《元史·兵志》“佩金虎符符跌为伏虎形”的记载,竟成狗矢了。

本书所引诸书,皆用省称。因为在第一卷卷首已有说明,所以不赘。我的译文既从第四卷起,故将诸书目简单著录于后,以明出处。原书可惜无索引,将来如有余暇,容或补加于全书之后云。

1933年6月1日冯承钧识



序 二

多桑书共有七卷。我前以为西域三大汗国的史事在旧籍中颇欠缺，在新编中亦多疏误，故先将后四卷译。后来看见田中萃一郎所译的前三卷，我又觉得全书仍有翻译之必要（田中的译文我在《大公报·图书副刊》第十四期中已有评），遂又将前三卷转为汉文。翻译时间既有先后，前三卷同后四卷的译名不免有若干不能一致的地方。比方 Mohammed 先译作漠罕默德，后在前三卷中概从唐译作摩诃末，就是一个例子。全书译竣，我想将后四卷取回整理，不意原稿清样统已制成纸型，势须大加挖改，末后只好听它，拟在索引中去补救。前三卷有新式标点，后四卷无，也是因为这种关系。

我从前在第四卷序中说过，多桑书同《元史》一样，也有译名不一贯的毛病。因为他所本的伊斯兰教撰述，文字不著韵母，而声母音点有时脱落，常易相混，所以不特相近的韵母有时误用，甚至难于互用的韵母，也能混淆不分。声母之误如果无他书可以对勘，竟至无法考订。比方主儿勤之误作 Bourkines，错了一个声母，那牙勤误作 Boucakines，竟错了两个声母，一个韵母。他最使我感困难的，就是对于 c、k、g、kh、gh 等声母毫无分别，例如他译写的 gan，对音可作干(gan)，又可作坚(gān)，且可作罕(ghan, khan)。这种困难有时还可以用前后文去补救，例如 Togan，不难认识是脱欢。可是他有时又将 o 同 ou 两个韵母互用，写作 Tougan，则未免使人犹豫不决，因为蒙古人也有名唤秃坚的。像这一类的困难不计其数，我自信尚未能完全将它解决。



此外有些译名,好像与对音未合,其实不然。我在第四卷序中曾引证过若干变例,比方将 -l 读作 -n,畏吾儿字母中无代表 g、gh 等声的字母,就是两个大变例。此外尚有若干为前序所未及的,条列如下:

突厥语发音之 y,在蒙古语中常变作 j。此方突厥语驿站作 yam,蒙古语改作 jam。突厥语法令作 yasaq,蒙古语则改作札撒黑(jasaq)。讹答刺城的守将、杀成吉思汗使者的那个人,刺失德书名亦纳勒出黑(Yinalčuq),号哈亦儿汗(Qayir - khan),而在《元史》则作哈只儿只兰秃(Qajir - Jinaltuq)。除以蒙古语语尾之 -tuq 替代突厥语语尾之 -čuq 外,两个 y 皆变作 j,一个 l 变作 n。这种例子举不胜举。

蒙古语同西域语常将 b 变作 m,若乞卜察黑(Qibčağ)之变作钦察(Qimcağ),哈卜哈纳思(Qabqanas)之变作憨哈纳思(Qamqanas),是两个很显明的例子。

蒙古语对于发音之 r-,常叠用其后之韵母,比方 Ros 之作斡罗思(Oros),Riazan 之作也烈赞(Äräzan),也是两个很显明的例子。这种译法同古译相反,比方《宋高僧传》卷三有阿尔真那(Ratnacina),竟将发音的 R-简单删了,大约是汉语同蒙古语无此发音,所以读音或增或减。

发音之 A-有时省略,比方 Abu Saïd 之作不赛因,Abu Bākır 之作不别,是见于《元史》的变例。可是也有帖木儿的后人 Abu Saïd 在《明史》中写作卜撒因的。看这个例子,足见收声之 -d 偶亦变作 -n。但是这种变例的收声不常见。

蒙古语尾之 -n 增删无常。若阿勒赤(Alči)亦作按陈(Alčın);河西转为合失(Qaši),也可变作合申(Qašin);月忽难(Yohunan)又可作月合乃(Yohuna - i),这个月合乃在《元史》卷一三四误作月乃合,诸本《元史》皆然,可是此人的神道碑实作月合乃,这个名称大概也是从突厥语转贩而来的,在蒙古语中则变作



术忽难(Juqunan)。

蒙古语常读 t 作 d, 比方将 tarqan 读作答刺罕, 将 taïr 读作答亦儿, 就是两个很显明的例子。这种读法好像不是蒙古语所独有的, 从前汉译 tarqan 曾作达干, Turkit 曾作突厥。

上面所说这些变例, 不但是译多桑书所应知道的, 就是读《元史》也是应该知道的。至若我所用以译写的汉字, 我很想适合当时的读音。因为翻译非汉语的人名, 固然要求一贯, 可也要注意当时的读法。我曾说过, 如要整理《元史》译名, 必须备具几种条件: 一, 要名从主人; 二, 要了解西方北方几种语言; 三, 要明白汉字的古读, 尤要知道元人的读法。从前整理元史的人, 好像多未备具这三个条件, 所以愈改修愈使人迷离不明。比较以前的整部成绩, 只有那珂通世的《成吉思汗实录》微合第二第三条条件, 可是他常将《元朝秘史》的译音译写近代西文地名: 将契丹改作乞坛(Qitan), 还可以说是乞塔惕(Qitat)的单数; 将波斯作珀儿昔阿(Persia), 也可勉强对付; 可是将埃及作额只魄惕(Egypte), 而不用名从主人之例, 作密昔儿(Misr)等类的译法, 未免过于刻舟求剑了。但是比较其他改修的《元史》, 总算强多了。现在学界种毒最深的, 要首数《元史译文证补》的译名。洪氏丝毫不问上述的三个条件同元代译名的那些变例, 对于《元史》名称妄加改窜: 比方译 Catchoun 作哈准, 而不用元译的合赤温或哈赤温; 译 Noqai 作诺垓, 而不用《元史》屡见不鲜的那海或那怀。自以为新, 其实错了。古人翻译, 很明了汉字的读音, 比方《圣武亲征录》中由西夏攻至汴梁的蒙古将, 译名作三木合拔都, 后又作三合拔都, 此人的原名是 Samuqa Ba'atur, 翻译的人用“三”(古读 sam, 今粤人尚作此古读), 照顾到第二个字的发声。这种译法就是从前佛经的译法, 也就是《元朝秘史》的译法, 不像今人随便用本人乡土的方言, 同似识非识的汉字, 译写外国语言名词之乱。所以《元史》中的译名虽不统一, 除开过于省译之名称外, 皆不难



复其原名。至若《元史译文证补》一直到《新元史》的译名，能够还原的恐怕很少。

我所用的标准译字，多从《元朝秘史》，然而并不认定《元朝秘史》是一部完全不误的译文，其中也有些传写的错误。比方将你沙不儿(Nišabur)写作亦薛不儿(Isābur)，将亦刺合(Ilqā, Ilaqa)写作你勒合(Nilqa)，可以说是音点不明，致有此误。可是杀乃蛮王子古出鲁克(屈出律)的地方作撒里黑昆(Sariq - qun)，证以近来发现的蒙文《秘史》残本，实是撒里黑豁勒(Sariq - ğol)之误。如此改正方与蒲犁县之土名相合。这类版本的错误，《秘史》中尚有不少，所以我虽采用此书，可不绝对盲从。

旧译名除开过于省译的名称，像忽亦勒答儿(Quildar)《元史》作畏答儿的例子外，我皆尽量采用，决不自出心裁，妄易新翻。元代载籍所无之人名、地名，而有旧译者，则用元代前后之古翻，如隋、唐之范延，《明史》之帖必力思之类，亦不别用新名，不用今读之字译古名，也不用古读之字译今名。凡原名初见者，皆附西文原名于下。可是对于多桑书所采乾隆时妄改的名称，根本既有错误，西文译写之名除不误者外，概从删弃。好在多桑书的精华全在回教著作，他所转贩的那些汉籍副料(以《续通鉴纲目》为最多)，应由我们中国人自己整理。

多桑书所引刺失德书很多，而刺失德书同《圣武亲征录》并出一源。在刺失德书未直接转为华言以前，我觉得多桑书是一部很好的参考史料。比方《亲征录》所载木华黎率王孤、火朱勒、忙兀、弘吉刺、亦乞刺五部以及契丹、女真之兵南侵中国一文，其中的火朱勒部，久之未详其对音为何，今观多桑书，知为 Qošiqlol。然则《亲征录》原译或是火失火勒矣。刺失德书(Berezin 本数见此名)说是每十人队中挑选二人组织成的军队，此说颇类真相，因为此字的字根是 qos，突厥语犹言双也。此姑就以多桑书校正中国史录而言。反一方面说，也可取中国史料校正多桑书。兹

举一例为证：多桑书第一卷第二章有个部落，名称曰亦勒秃儿斤（Ilturkine），后在附录中亚部族表中，又作亦勒都儿斤（Ildurkine），检《元朝秘史》卷六相对之文（叶本三十一页），王罕有个使臣名亦都儿坚（Idurgän），后（四十九页）同一人又作亦秃儿坚（Iturgän），也是一名两种写法，姑不问究竟是人名抑是部名，要可以《元朝秘史》的名称改正多桑书之误。

我译多桑书时，很想作一种互证的工作，所以在第一卷第二章中用力很勤，可是费时也很久。如此做下去，恐怕几年也译不完，后来只好译而少证。

我在本序中所用的译写方法，除引用多桑原文外，皆用新法。因为多桑书之叠床架屋的译写方法太累赘，并可发生误会。比方谷儿只王 Lascha，《蒙兀儿史记·西域传》误读作辣思伽，其实应作刺沙（承袭此人王位的鲁速丹，就是刺沙之妹，然而新修的《元史》迄未认清是何人，《蒙兀儿史记》误作刺沙之甥女，《新元史》误作刺沙之弟妇。大约是习于中国观念，以为只有弟媳妇摄政，哪有姑奶奶当权？是不特不明西史，而且并 Howorth《蒙古史》的世系表亦未寓目）。若是用新法写作 Laša，就不致于发生这类的误读了。我译多桑书常想将他的译名修改。可是他的写法无一定标准，有许多名称很难判别，末了只好听他，仅在汉译名中略为变通。所以 dji 常译作“赤”，而不作“只”。再者多桑的译名皆作“法语化”，比方蔑儿乞惕已经是蒙古语表示多数的名称了，应该写作 Merkit，可是他写作 Merkites，另外又添了一个法语多数，弄成画蛇添足。要是遇见一个翻译匠一字一音地当作英文读去，恐怕最博识的考据家也无从考见真相了。这也是读多桑书应该注意的一点。蒙古语表示多数的语尾固然是 -t，《元秘史》写作“惕”，可是因为采用别的语言，或因他种原因，有时多数作 s、r、l，《元秘史》写作“思”、“儿”、“勒”。比方南家思（Nankiyas）、速勒都思（Suldus）、巴鲁刺思（Barulas），用“思”而不用“惕”，札刺亦儿（Jalaïr）、塔塔儿



(Tatar),用“儿”而不加“惕”,撒儿塔兀勒(Sarta'ul就是回回),用“勒”而不改“惕”,皆可为证。我还疑心有用-n字作多数的。晁豁运(Qongotan)的多数固作晁豁塔惕(Qongotat),乞颜(Qiyān)的多数固作乞牙惕(Qiyat),为甚么乃蛮(Naiman)不作乃马惕(Naimat)呢?元代固有乃马台(Naimatai)、乃马真(Naimajin)的人名,这不过是蒙古语变化的属格,不足证明它是多数。检遍《元秘史》,竟未发现乃马惕的写法,不论单数多数,皆作乃蛮。要说乃蛮是数目字(此言八),为甚么朵儿边(Dorbān,此言四,亦是部族名)有朵儿伯惕(Dorbāt)的变化呢?若要解决这件问题,非比较阿勒台(Altaiques)系语言不能得到答解。我所举的这些例子,无非使人知道蒙古语多数不仅用“惕”,切莫仿效《蒙兀儿史记》,不但将蒙古语的多数一概变作“惕”,而且将非蒙古语的多数,甚至将梵语的多数,一概变作“惕”。

我这些批评,并不是在摘人之短而见己长,不过是因为有几部书已经具有“威权”。我译本书撰者C. d'Ohsson的名称,不敢规规矩矩译作朵松,而仍用旧译的多桑者,也是受了这种威权的影响。这些具有威权的撰述,不能说全书皆好,当然有些缺陷,我无非指明这点缺陷,使参考的人不致沿袭其误而已。除开此点以外,我以为别烈津本的刺失德书未重译以前,《元史译文证补》一书是可以参考的,《成吉思汗实录》、《蒙兀儿史记》二书,也是治元史的人离不开的佳作。

我译此书也不敢说好。从前在评田中所译多桑书一文中,曾经说过:“多桑书中错误散见,欲改之则与原文异,不改则与事实违,无论何人译是书,终不免吃力不讨好。”所以多桑书出版逾百年,尚无一人敢有翻译全部的勇气或傻气。我今竟敢将此书全部转为华言,只望读者谅我胆量之大,不敢望读者誉我译笔之工。

1934年4月10日冯承钧识



原书参考书目

全史 原名 Kamil ut - Tévarikh。阿剌伯语抄本。现藏巴黎图书馆。仅存最后六册。撰者 Yzz - ud - din Ali Ibn - ul - Ethir, 1160 至 1233 年间人。

札阑丁传 原名 Sirét - us - Soultan Djélal - ud - din Magoubirti。阿剌伯语抄本。现存巴黎图书馆。撰者 Schihab - ud - din Mohammed Ibn Ahmed el - Nessaaoui, 1241 年撰。

世界侵略者传 原名 Tarikh Djihankuschaï。波斯语抄本。现存巴黎图书馆。撰者 Alai - ed - din Atta - Mulk Djouvéini。所记事止于 1257 年。撰者歿于 1282 年。

瓦撒夫书 原名 Kitab tedjziyét - u - emssar ve tezdjiyet - ul - A' ssar。此言土地之区别与世纪之转移。此书以 Vassaf - ul - Hazret 之名而显于世。波斯语抄本。现藏巴黎图书馆。撰者 Abd - oullah Ibn Fazeloullah。所记事始 1257 年, 终 1327 年。

史集 原名 Djami - ut - Tévarikh。波斯语抄本。现藏巴黎图书馆。撰者 Fazel - oullah Raschid Ibn Abou - l - Khaïr, 哈马丹人, 歿于 1318 年。所记事止于合赞汗之死。后有名 Mass'oud Ibn Atd - oullah 者, 于 1434 年续撰此书, 止于 1335 年。

也里州志 亦名《天堂园》。原名 Kitab raouzat ul - djennat fi evssaf médinet il Hérat。波斯语抄本。现藏巴黎图书馆。撰者 Moa'yen - ed - din Mohammed El - Esfézari, 撰年在 1468—1469 年之后。

贵人世系 原名 Mo'izz - ul - anssab。波斯语抄本。藏巴黎